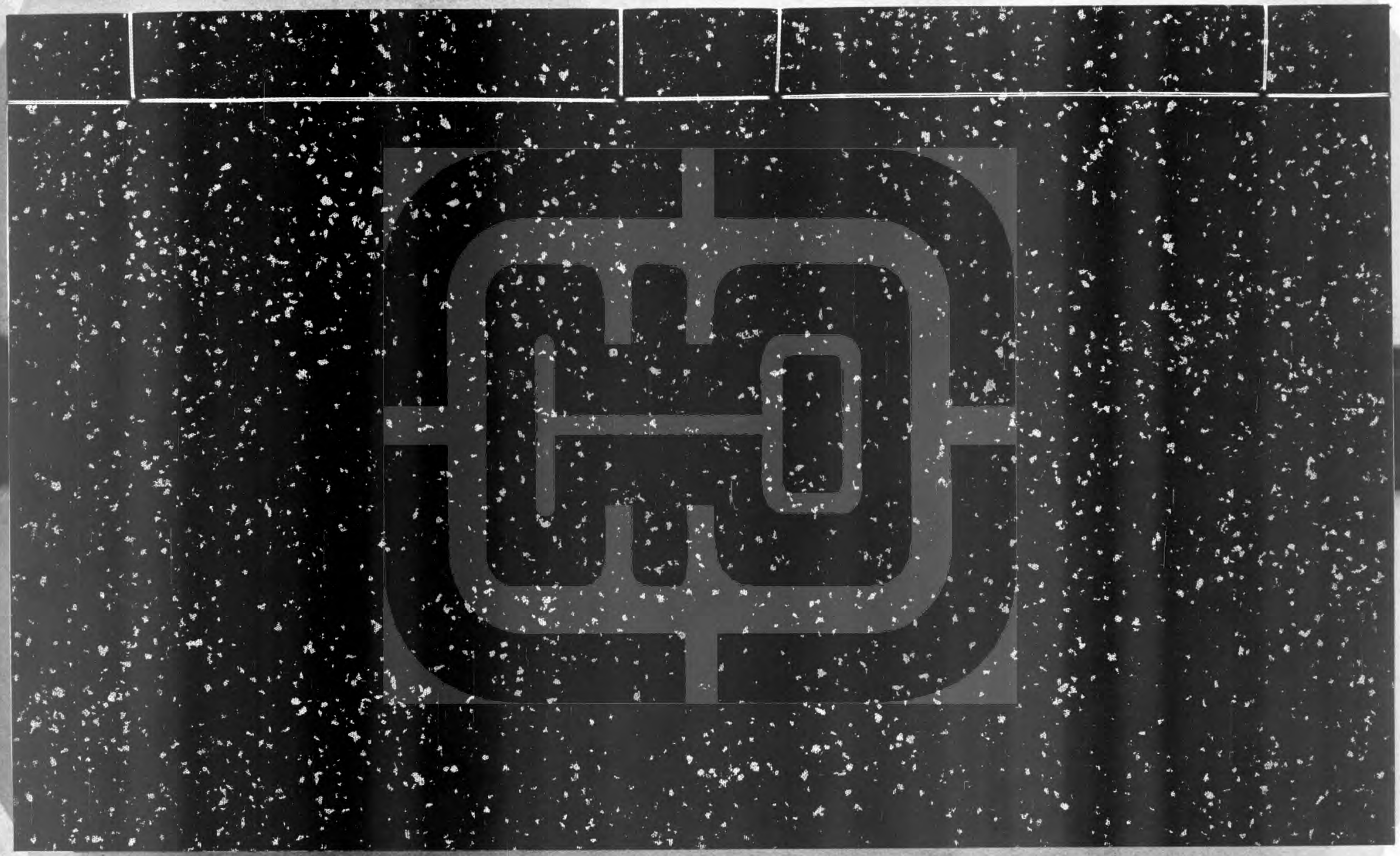

孟子卷之十一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告子章句上

凡一十章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孝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桮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居旅反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音移之屬語錄桮棬似今卷杉合子杞柳恐是今做合子箱底柳北人以此爲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人九反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語錄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物他方善○先師曰義猶桮棬也義上脫一仁字○之說

已見序說通證中

通攷 只程曰省察屬知矯揉屬行此變化氣質工夫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蹌與平声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語録杞柳必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尽道理○眞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爲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爲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饒氏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

右第一章折告子言性如荀子性惡之說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音營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爲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或問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楊子之說亦已見序說通證中通攷金履祥曰近於楊子集註謂近於楊子之說蓋告子之說又虛於楊子也○善按程子云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又曰楊子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集註於此又發明程子之說云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反之猶云逆之與張子所謂善反之不同彼乃復之之謂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貢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爲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爲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其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況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峯謂須看集註定体二字水之定体無有不下性之定体無有不善可使過顙在山爲不善二使字皆非定体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体即此性本然之定体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爲而非此性本然之定体矣翼一一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体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

右第一章折告子言性如楊子善惡混之說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語録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爲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爲仁義礼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爲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病其說之偏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惡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

之分。又以孟子未嘗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所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尔。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故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語錄禪家說如何是佛曰作用是性成佛如何是性曰見性成佛。

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陳氏曰。佛氏把作用是性。便與奏蟲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說箇理尔。○輔氏曰。謂略相似者蓋釋氏又說得周遍無畔岸大略則相類也。

通攷 金履祥曰。佛氏之說此告子又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金其生於收斂作弄精神而顛倒黃瓜熟爛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去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楚宜二反別列反也。白羽以下。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剛之白質本不同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性者以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通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体。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其

子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趙惠曰形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須臾而性不同孫奭疏大之性全富也故其性順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反橫縱騁幼反突紛紜舛天兔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語錄氣相近知覺運動飲食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處便不去○饒氏曰人說孟子論理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尚當不論氣

通攷

右第三章折告子以氣爲性如佛氏作用是性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語錄告子先云仁義猶搭搭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率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饒氏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爲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語錄謂我無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爲外也

白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話錄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心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輔氏曰人孰以長人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自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

通攷 金履祥曰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此以爲喻故曰異又因謂然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爲長乎是誠其以白喻長之爲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工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一白字作白馬之白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者同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之殊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內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輔氏曰炙在外而長在外而耆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耆炙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

通攷 金履祥曰孟子正當告子謂以長爲悅吾之長乎是以有差等矣且謂以長爲悅則愜於吾心也則悅豈在外哉今乃以耆秦人之炙對長楚人之長是蓋因其食色之好非有秦楚之分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者義乎已盡之矣○許謙曰子孟了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爲言於是借耆炙以爲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

亦有如此者以者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辭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滅裂二反而不得其正也通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深闢之而未發之辭也湍水之說則畧加辨明發其端矣猶未盡其蘊也及公都子連引三說以質其疑然後究言之而向之所以語告子者其旨益明蓋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畧公都子篤信孟子故孟子之言詳也食色一章亦皆折之之語但其意則專辨義外之失故曰此四章不同

右第四章四首章之意愈辨愈密而卒不自反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惡平聲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兄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敬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敬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

其宜皆本於吾心中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通曰集註以爲此亦耆炙之義者炙在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爲堯舜也○輔氏曰若以義爲外則便於性之本体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爲堯舜哉

右第五章亦與上章同意皆以明仁義之在內者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只認能知覺運動目食於色者即爲性而任意爲之無所謂善惡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繼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子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个性如佛言菩提菩提性空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語錄此章二者雖同說猶如分辨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氣質之性然兩或曰之說似說最無狀他說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妨也與今不釋善惡說到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

此即湍水之說也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瞽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通攷按程子云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之所問之人是也故集註於此又發程子未盡之意焉○涂溍生

曰性猶湍水也。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故曰如性猶湍水也。近於善惡混者。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生於胥。揚子以善惡混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胥。故曰近。生之謂性。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有似乎佛氏作用是性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遮周無畔岸。故曰。胥相似者言大体相類也。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自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是亦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故曰蓋如此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声

乃若發語辭。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爲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相對。故斷以爲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爲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先師曰。性渾然全体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爲情方可見耳。仁義礼智之性動而爲惡者也。惡者惡辭。遂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爲善而不可爲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溯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必先清也。必矣也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去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語錄問才是用底說。材質是合形体說否。曰是。兼形体說。如說材料相似。問才與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活地去。才是能主張運動。故事底這事有人做得有不會做得。這便可見其才。或問子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污。尚當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体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爲者也。性無形象。声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眞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爲善者才也。性以体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今乃至於爲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饒氏曰。子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鑠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語錄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禮智皆人之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不取予綠之天下弗顧千駟辭千駟辭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蔡氏曰此隱等正是指性之初發動知覺明未發動之理又文字然民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体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推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子孟子本此者蓋謂秉彝懿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然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語錄精

故純氣粹故難○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二之方是○文集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而此言者以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焉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語錄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李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二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

本原必如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疎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或問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交化錯綜有如此之不齊者至程子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黃氏曰李只是就那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饒氏曰人之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纔喚做性便衮在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推有後方喚做性纔喚做性便衮在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推有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說認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雖決無分曉若不合做一箇性說。認做兩箇性說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曰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副吝人見此性亦存焉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副吝人見殘疾也知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遜畢竟有箇性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體問反之之工夫如何曰涵養体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警如水之混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充便是要体驗充廣使人有克治一番工夫都不曾說。通曰氣質之說雖起於張程而實發於周子太極是本然之性所自出陰陽五行是氣質之性所自出也

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之說其論甚正而明但不論氣質不問論氣不論性是說荀揚則全無得失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而明未備得程子出而正者又得張程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粹提綱尽發其秘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

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之本善而不可以無省悉井反察矯揉人尤反之功省察屬知矯揉屬行學者所當深玩也語錄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爲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備。集註中以程子爲主而兼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通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一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

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以待矯揉而後可以爲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

通攷 語類才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盡好只是不合不說破個氣質之性說時便不可如二品之說便合將來向上三品雖千百可也。若將此理來昏了又曰荀子只見得不好底揚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韓子却是說得近。蓋荀揚說既不是。韓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二品之說。然惜其言之不盡。少得一個氣字耳。又曰荀揚韓諸人。他全是論性。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也見天下有許多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乾二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間濁惡處少。個氣字

右第六章辯或人之說。專主性善。而以情與才二字言之。情本其性之動而有爲者。才本其性之具而能爲者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籍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籍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攷意略似。言天賦以有爲之才。如此殊異也。乃但飢而陷溺其良心。賊其善之才而然耳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麰大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古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敷救反種上声也。按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

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脊也。種麥二者多同。雖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聲聲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提挈綱領

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賈音價）

蕢罩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爲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張本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語錄然是然不合人然人心同以爲然者義理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牢（上聲）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上聲）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自猶芻豢之悅口始得（語錄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爲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通曰芻豢人之所同耆也耆之斯悅之矣

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先師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況人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

右第七章言人性皆善但有知覺先後之不同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声下同）也（饒氏曰息本訓止息繞息息生故息又訓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声）斷（徒玩反）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山以生物爲性物爲心謂爲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足引起以發言前下一節）猶曰天也以心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声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下戒反）也（語錄梏如被禁械在那裏要不容他轉動廣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反覆展轉也（文集反覆非頭直模更此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物欲者伐良心之斧斤也）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旦晝與

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甸反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語錄平日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此清明之氣此心自然恢復昭蘇間纔與物接便蔽塞了）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晝夜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音浸漸）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

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爲未嘗有能爲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爲情之本然者哉情天之降才意固皆發於性者也語錄日夜之所息底是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性人之良心雖有梏亡而猶未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爲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梏亡之人謂梏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遠夜氣非此謂梏亡其良心也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處夜氣方與你存得工夫只是去日晝理會這裏有工夫只是去日晝理會這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則聚在那裏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夜氣之所存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

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則聚在那裏散了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一片水終日搖動便渾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多時也梏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者如境動得太甚則雖有夜上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梏於事物而猶不足以存則人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夜氣之所存其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此心存其亡皆以心言之見或問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爲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曰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段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所說牛山之木才本來自美前人仁義之良心本來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前人之良心之發第三節萌蘖之生前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其不多如萌蘖之生甚不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前夜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日晝所爲之不善又梏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本與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推於人日夜氣者木之萌蘖一絕於牛羊所牧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絕於日之所爲而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梏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前人但

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以爲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言是就用上說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先師曰斧斤牛羊物山木之失養而消也物其良心所爲梏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去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聲而保守之難通曰得失之易者謂操則存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待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此集註旧說黃子功言外意意子曰心豈有收結一章之義注子曰心豈有

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敬以直內本文未存此意乃程子之指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語錄心豈有出入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出只指內而言人只指內而言只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如物之散失而後取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日晝時不爲事物所汩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或問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遂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遂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夫子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當爲主於內矣○愚聞之師延平李先生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特寸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渾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陳氏曰此段覺界乃指示人操存良心者從其認取此時体段從此養去也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

熟玩而深省思井反之也饒氏曰此章終要在一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不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通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爲擴前聖所未發孝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爲發而孟子發之浩氣謂是氣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孝之本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爲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孝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

通攷 許謙曰浩然章養氣以心爲主此章養心以氣爲驗

右第八章言人性善但有操舍存亡之不同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留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眞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當章本然煖之以陽則生巽之以陰則萎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彝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放以私欲者向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看力去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師曰此章前一譬謂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歧故投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辟邪寒

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元祐經筵奏劄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下同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通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右第九章論養心在於親賢遠惡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通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春秋宰夫胹熟之其能爛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注蹯能掌其肉難味又有美於魚而義又勝於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爲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一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

免死者皆將不顧礼義而爲之矣【通攷】許謙曰三節反三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焉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音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指其全体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体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通攷】許謙曰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義之良心是徼第三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丐之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當没反啐七内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丐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者尚惡無礼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礼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過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妻妾濟知識二者姑文辛三者他可類推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去聲皆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御為並去声為之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討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悉井反察於斯焉先師曰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義是論人當註孤寄命之大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激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之際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善黃失措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嘑蹴之食之類古來有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免討豐約於宴安之時者蓋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宴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免至於討較豐約亦勢使然此省察之則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是人之所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肯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人惟汩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通攷

下二節言發見小節然下二節生義言之

右第十章就欲惡之中分出失理人欲使人之常加省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声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程氏曰性便是仁陽氣發動乃情也○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遺書云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發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心酬酢音昨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即是下文放字○語錄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指示人以仁也○眞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經旨

全体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一視之也○通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此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

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語錄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人路也道爲義体義爲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言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仁易知義爲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之猶路無廷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通曰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聲人惕然有深省悉井反處上文先仁而後義也

体而又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体也○通曰路其字即是上文所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爲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爲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也

[補說] 程勿齋曰警寬操存反其昏昧反曰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者下字也然而上處者上達也下字而上達以求放心爲本○語錄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上放縱只爲昏昧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語錄雞犬放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爲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是走作喚做放雞昏睡去了便是放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体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

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語錄李問亦多此類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李問思辨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何者爲李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而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一心便在此此本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無去來也○孟子謂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說所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李此指陸象山集註謂李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指異李之失李者切宜玩味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語錄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從底依舊收拾轉來如七日來復然生出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上有李問一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李而上達

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是上去恐與上人心也不相接了最當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二公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已矣言李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末言李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詩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李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先師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故其心放也本心存則爲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体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李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李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仁上也一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而存天理也

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勉庵程氏曰尋向上去者下李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通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可爲流蕩忘反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李而上達蓋必由下李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爲虛空無用之心也

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是上去恐與上人心也不相接了最當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二公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已矣末言李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李問之心放其心故也本心存則爲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体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李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李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仁上也一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而存天理也求放心人欲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右第十一章因言行義而專求放心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五指皆有名惟第四指無名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此承上章以雞犬與心公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違寧者矣

右第十二章以身心論蓋惡之輕重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人皆知養其心以至動作進退言容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土而爲賢人皆是也先師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二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於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爲仁義禮智根心見而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体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

右第十三章以人物較所養之輕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申兼愛兼養意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小大是也

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

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声賈音價

貳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故借以旁證小体大体指肩背有小大之分為去声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語錄此章言身則心貴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風流自難說意謂使飲食之人眞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有所失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体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勢不到得餓了也先師曰此章言民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体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体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飢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体則人心愈范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右第十四章論兼愛兼養之中當知所養大小之異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心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錄問蔽是遮蔽如目之視色從他去特便是爲他所遮蔽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亦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矣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三者謂耳目心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語錄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爲大人法君子思當於思如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堅起此心使自立所謂敬必直內是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諸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字明發州人心箴曰茫茫堪輿何物無垠高銀人於其間昭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米參爲二才曰惟心耳通曰堪輿謂天地也言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二才者惟在此心心之体豈不甚大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通曰此言此心之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体若沒於形氣則是從其小体被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鳴牡而已人之心而爲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乞逸反爲厥心病通曰此言口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平聲希通曰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攻我之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受敵其亡者存矣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通曰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体此四可是說大人之從其大体言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爲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大者百体從令是小者皆能奪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之卿必耳曰爲天官心爲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

所受人之即此書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体從令者也下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役其小体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右第十五章論身心有理欲之殊於体當辨大小之異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饒氏曰仁義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言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先師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亡之也語錄孟子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或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吾是者猶五霸之假仁借愈於不假不脩者耳先師曰無所為而為善者為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右第十六章論爵貴有天人之分必求貴則不免得棄之惑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晉趙氏世卿趙孟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豪乎人爵之貴矣○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張氏曰人自有至貴是以人爵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人何預焉自知其貴於己者不見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尹氏曰言為仁者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通曰已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

右第十七章論在我在物之輕重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或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張氏曰此為有志於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暴十寒之使得復失則暫存之人欲遂以為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矣

論胥以亡也必矣孝者觀此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
明則人欲寖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
不然乎先師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国
之諸侯言之以時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仁
不惟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
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章終亦必亡而已矣
解為終必并所得人爵
而失亡之者相協也

右第十八章言為仁當反諸已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美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若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美稗章之似穀者甚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
穀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
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声之美又
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日新而
不已則熟輔氏曰日日新日進也不已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
熟之之說盡夫為仁之功久而又無間斷然後能熟夫仁先師曰而已矣者
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
功效氣象可言矣○是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
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仁之力熟無所容力
熟之在乎用力

右第十九章言為仁必貴乎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
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
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工匠下同○此章言
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声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
以學曲藝宜然況聖人之道乎輔氏曰射者志乎彀而貞蹟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
矩而貞蹟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彀而言中舍規
矩而言巧皆誣也○饒氏曰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
○通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發渭治天下
不可無法此渭師之教弟子之法皆不可無法

右第二十章言爲學必有其法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攷 熊禾曰一章食色性也禮重一章孝弟二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辨五章餅受六章富強之過十章田制十一章王霸君臣八章与下章皆言戰國十五章處貧賤十二章爲政十一章言信十六章言數法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声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逆去聲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語錄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礼而多昏周礼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礼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岑樓之高銳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鋭深反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并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於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與去聲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必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反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去聲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反斟酌錯綜入力經緯斟酌量淺深也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通證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十七年秦與趙文相距長平時趙使廉

頻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趙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且括徒能讀其父書使不知合變也瑟每一絃有一柱柱旋移變而鼓之豈能音和合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音和反

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或問禮之大体固重於食色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乃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輔氏曰集註章旨之意可見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擿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況則天理所必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有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正焉壁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喻大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謂要必時時宜之權也

所以斷乎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

右第一章論義理事物之輕重各有不同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趙氏曰春秋來曹已滅矣交特姓曹者耳謂為曹君之弟古註誤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語錄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魯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去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音木是也見曲禮下庶人之摯匹注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先師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辛烏獲以壁言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

上声弟音悌先去声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婦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語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輔氏曰陳氏說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說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一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爲切至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去声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倉胡反率輔氏曰此指其必身之長短與夫文義也必其淫見之時禮貌衣冠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豈謂是故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上一節告以從容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就其病之切處警戒之

曰交得見於鄭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者之甚也輔氏曰此夫是富貴者之甚也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声下同之間則性分去声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甸反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語錄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先師曰可爲堯舜在性分不在形体交以形体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爲之之端

躬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堯舜者必眞能爲之安有不假漸爲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方易能敬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孝者當以已心爲嚴師之意

右第二章論堯舜之道只在孝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音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去声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之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通攷趙惠曰集注居詩京舊說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原又以爲宜臼之傅不知何所據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弯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繼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勢不爲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詩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風邶音昧反

以自責也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通攷趙惠曰詩集傳云以孟子之說註之序說亦足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詞非美七子之作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文集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大和矣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于大惡恝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于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

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爲不孝也。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爲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爲人欲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兖反息呼吸氣通於親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親之心油然生矣當親而疏疎同怨慕號平聲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語錄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也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以自以爲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通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与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眞者也

右第三章論人子怨慕之情各有所當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如茎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刑堅二音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音稅下教強上声聒古活反不舍上声子夏反篇疏去声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猜古侯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牼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

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蔽不知仁義之道世俗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声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以利說二王而罷兵君足爲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蠹害人心孟子此章於倡人欲存天理尤嚴焉○張氏曰古之講固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

右第四章論休兵息民之事當辨義利興亡之異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声相去声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鄒國。季任爲去声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語錄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子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是慢儲子

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連其名也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禮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不欲君子之所爲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者欲爲而不可節於禮者可爲而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攝其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欤

右第五章言孟子於交接之禮各權其輕重之宜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爲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並如字

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也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爲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三子之事而言故以爲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造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通曰集註於二子之事引楊氏說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又

曰魚緣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甚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去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旣機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亡求削而不可得公矣不亡尚以二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旣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声王豹淇澳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謳聲有出折也歌長言也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音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通鑑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於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生貪賞命亦君也皆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敝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戍齊侯弔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已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与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死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聞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崩隅爲之崩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通攷呂祖謙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声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去声下同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去声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音煩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平声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髡本辯口滑稽之士始謂孟子去齊爲未仁孟子答以夫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去齊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未方以君子自處以衆人指髡髡雖識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孝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知也○張氏曰爲肉爲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法也○汪氏曰爲肉爲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

敢吉色君之大罪潘肉不至君之微罪行而者君之罪則爲不仁苟去則爲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爲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爲仁義而已

右第六章專言君子所爲衆人不識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丁氏名公著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註○先師曰自王道衰伯圖盛人惟知五伯之功豈敢議五伯之罪惟孟子宗王賤伯故以三王罪五伯而名其爲罪人焉五伯宜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必亦反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之人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上所類反下所律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無王如此使君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敵所〻反糴音狄耀去聲

按春秋傳去聲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匱書加於牲上威信服人無事歃血敵愾也時戰反曷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輔氏曰二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生日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當白日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公以妾爲妻則無夫婦之別通證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恒盟不日此何以日記其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匱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專水利毋訖糴訖止也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與音預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糴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亞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于和好無構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輔氏曰長君之惡者无能而巽懦阿諛之人也○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爲罪矣逢君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逢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諂爲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逆而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中者其慝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

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
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孟子
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
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
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
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繆
反哉輔氏曰孟子雖取一相文之五命而又以春秋之大指矣
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志

右第七章論五霸功罪之大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
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就使使猶假令也慎子能克敵已驕敵怒禍方
深耳況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
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也
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二公有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語録問王制与孟子同而周礼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郯氏以王制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国与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国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郯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国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国地方做得一国其所併四国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如此遣去不數大国使無地可容了許多国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国到周時只千八百国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国武王時諸国地已大武王亦不柰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国緣當初滅国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功得見古制周公之封於魯魯方百里豈無所據而然哉然周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不惟与孟子異与大司馬大国三軍次国二軍小国一軍亦不同蓋封国制軍三代同而魯地制域則周与夏商異耳司馬掌制軍言司徒掌制域言而孟子言制軍不言制域則蓋有為也戰国兼并甚矣若又言周公之增地則不幾於助桀乎不幸而典籍之去亦幸而典籍之既去諸侯亦莫知其制域之由故孟子亦因得議魯之方百里者五是孟子所以為善桀當時之病故

通攷趙惠曰孟子告滑釐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去声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眞氏曰道之与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發明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必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句不特可斷此三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尊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

右第八章論事君當引以當道而志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声辟去声鄉与向同与闢同下皆同

辟開墾口很反也語錄鄉道志仁不可入分爲二事。中庸曰道道以仁。孟子言志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耳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前是爲君富国剥下奉上者此是爲君強兵戰能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爲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国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与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譏切慎子而繼發歟

右第九章論古今良臣民賊之異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欲與童僕同苦樂音落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執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音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乙反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大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卑熟故生之得及未寒饔飧以飲食時生成

饋客之禮也

今若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

貉小桀而已彼貢貉貢桀爲人者此爲小者○通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万世通攷程復心曰什一中正之制故以爲堯舜之道二代聖人繼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并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創爲輕賦之說故孟子明辨其所其不可親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力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未幸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亦可謂委曲詳盡矣

右第十章論稅法輕重之宜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去声之築堤壅委恐反而注之

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

過矣惡去声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

之災無異矣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強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国爲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国富強之術故深抑之發明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

於海。主除一田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爲天下除害。而主乃爲鄰田之害也。不仁甚矣

右第十一章

○子丑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或問考之說文古亮字。以爲与諒通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爲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汪氏曰。執諒。執常也。不諒。通變也

右第十二章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不。有知慮乎。曰。不。多聞識乎。曰。否知去声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是乎好去声下同。○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去声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声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輔氏曰。此問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爲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己意。既已知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發明曰。距与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

君子小人迭爲消長。上声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

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則向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爲是則專己而繼天下之公理蔽塞甚爲

右第十三章論爲政在於來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音潮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與同飛鴈而後去之通攷趙意曰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之二十八年孔子來祿之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而居頃之或讒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二十七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二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卒後之事者宜精究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爲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爲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慾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正

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通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未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右第十四章論古君子三者之仕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余六反販方萬反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聲國孫叔敖隱處。上聲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与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去聲窮也。乏。絕也。拂。戾也。動心。忍性。謂竦。荀勇反動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發明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筋。餓空。之所以忍性。忍性。則物慾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傅說以下。所以能當人任實由乎此也。○通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竦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袞袞而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阏。不為波流所汩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錄只是要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永嘉陳氏曰。更常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当自家相便貫。如履吾室中。通攷 余潛生曰。動心忍性。聖賢

處憂患之道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与横同恒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横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盈反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下文所謂作与喻即是改過之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横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平声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語録困衡慮者心竟其有過微色發声者其過形於外○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然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然能奮發而只起然畢竟是其才尚是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微色發声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竟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与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輔氏曰上統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国亦然法家法度之士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人主為国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敢縱肆而国可保否則寡縱而国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然終章首至而後喻一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国恒亡一節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国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

人之志而熟人之仁通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熟堅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知之何必也怠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力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之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先師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

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与此合當參看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是擴天理是遏人欲

右第十五章論生死憂樂得失之異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悉井反則是亦我教誨之也語録趙氏註屑累也考孟子不屑就与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累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爲累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發明曰不屑教非忍而絶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儒悲孟子於滕○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更皆是

篤之無非教也

右第十六章

孟子卷之十二

FR